

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简嘉卷

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 主编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丛书名：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书名：简嘉卷

作者：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

出版社：光明日报出版社

ISBN:7-80145-554-1/I247.7

出版日期：2002年1月

定价：7290.00元（全套）



目 录

碎牙齿	(1)
银手铐	(83)
模特女王	(227)

碎 牙 齿



……大汉膘肥体壮，赤裸上身，胸口乱蓬蓬一堆毛，肚脐蚕豆大小，内囊鼓出，有点象火鸡或孔雀的肛门；大汉用火钳夹着一个红苕，伸到我嘴边，红苕冒着热气，紫色的蒸气。我迫于淫威，张开嘴，一口咬住红苕，牙龈一阵剧烈的疼痛，大叫一声，醒了。是梦！

室内很黑。牙龈仍一跳一跳地灼疼不止。

披衣坐起，拉亮电灯，时值凌晨2时33分。呻吟着照镜：嘴唇翻起，见牙龈肿得惊奇，艳艳如紫萝兰，银色浓泡点缀其上，牙齿全部松动。我知道这是牙周炎急性发作。此病已追随我二十年。这次怕是昨天的红油水饺引起的，达鹏这小子请我“撮”了一顿，红油浸在牙龈已有不适之感，下午达鹏又请我吃了盘“夫妻肺片”，调料的麻辣令人叫绝，此后又喝了二两贵州董酒。乘兴起之时，达鹏又提出与我合作搞小说之事，我含糊糊地说可以考虑。达鹏大喜，说稿费全归我，他只想小小地出一下名，这个念头已经折磨了他十几年，看来愿为期不远矣。说完双手捧杯，再干一次。这杯酒下肚后，我知道我要倒霉了。

疼。魔鬼用凿子撬开我的天灵盖，一把勺子舀我的脑浆吃，后脑勺如一层薄鸡蛋壳，被人用锤敲打，似要破裂。好容易捱到天亮，赶紧去军区门诊部口腔科就



简嘉卷

医。洁齿处理后，开了三天青链霉素针剂，几包漱口消炎药粉，让我回家安心休养，吃些泡馒头、烂面条、鸡蛋羹什么的软东西。

我就这么躺下了。

达鹏，这个舅子倒显得挺高兴：我有气无力任他宰割了。“‘安心养病，天塌不管’。”他一本正经地说，“这是毛泽东给大将徐海东的话，现转赠于你。”

达鹏在军区党史研究办公室任职，和我们文艺创作室是邻居。他时常跑到我们办公室来大发宏论，说他考证出来的红四方面军的某某事若写成小说将会引起社会爆炸，说他有一肚子川陕根据地的故事，就是没时间写出来，说现实的多样性若不和历史的深刻性结合起来，就不会产生伟大的作品，所以创作室要和党史办抱成一团，达鹏愿意和创作室任何一个人合作。

我们对此反应漠然。我觉得我不比他知道得少。

不过我倒是欢迎达鹏常来坐坐，一来消除寂寞，二来有人给我做个病号饭。我目前还是老单身一个，达鹏则是二茬子光棍我之所以打单身是因为我老想弄清结婚的意义，把这事搞透彻，也就是说，通过两性结合这种表面现象，探讨结婚的深层结构问题，事情肯定不象物理学指出的“异性相吸”这么简单，肯定有点别的名堂。但我一直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，我很焦灼。达鹏



中午和晚上来吃饭，冰箱里的东西全归他独享，我心疼而又无可奈何地看着他结实的牙齿撕碎猪肉牛肉兔肉鹅肉，而我只能吃一点他给我煮好的烂面条，或者泡馒头。

达鹏酒足饭饱之后，便高谈阔论，大讲历史，合作已经开始。我听着。我发觉他不是历史学家，也不是文学家，是什么，鬼才知道。

什么是历史？

历史是什么？

——历史就是一个羞答答的娘们儿，和你眉目传情，却又躲躲闪闪。你想撕开她的衣服，不容易，弄不好就犯强奸罪，得悠着来，迂回，侧击，敲边鼓，待时机成熟，她放松戒备，猛一下挑开她的外衣，你以为事成了，其实只是挑开了第一层，还有第二层、第三层……谁知有多少层！可毕竟朦朦胧胧看到轮廓了。她的躯体是美的还是丑的，皮肤是光洁的还是癞疤疤的，无人知道，所以才勾引人，才弄得人神魂颠倒。

同志哥，在历史中，你才发觉自己的伟大，你可以把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人吆喝出来，赞扬他们，或指责他们，褒奖他们，或鞭挞他们。不论再伟大的人，都需仰视你，捏他一下屁股，他还不敢叫哩！你再看看自己的



简嘉卷

手，多么出色的手！对，伸出来，张开五指，慢慢合拢，啊，你在把玩着地球，褐色的山峰从指缝中挤出，蓝色的海水慢慢溢淌，浸润了手背，指甲盖上站满了那些不可一世的名人，他们在吼叫，在跺脚，在抗议，可你只需喝一声：“住口！你们所做的一切，全在我的掌握之中，历史明镜高悬！”还有人敢吱声么？没有了。他们躯体变成乳白色，随后透明了，看得见珊瑚般的白骨和嫩豆芽一样的盲肠。当然还有一处遮羞的黑点，我也要用手将它抹掉，露一个赤条条的人来！啊哈！

不要蹙着眉头，别捂着嘴，挺起腰来！你处在西南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之内，辖四省驻军，威威武武，浩浩荡荡。云南、贵州、西藏、四川……人口近两亿，面积二百多万平方公里，我的妈，全国六分之一的人口，四分之一的疆土，全在本防区之内，想起这个我就豪气冲天！

你知道五十五年前咱们那些老爷子在四川干的那件轰轰烈烈的事吗？一万人枪，搞了块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地盘，建立了二十三个县，人口四百多万，了不起啊！前些日子我到老根据地通江县去了一趟，红云崖上的石刻还在，“赤化全川”，每字一丈多高，笔凹处能躺下个人来，字体血红，阴天往下滴红珠，我热血沸腾，当时就嚎开了，冲它连磕三个响头。老爷们啊，你们确实



不简单哪，半个世纪过去了，你还傲着劲戳着哪！事后我才知道，这字是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领着红军鑿花队干的。鑿花队的任务就是在岩石、石碑、石坊、桥桩、磨盘上刻字，目前通江、南江、巴中三县尚有字迹六千余处。陈昌浩你可清楚？留苏生，响当当的战将，当初和张国焘一起派到鄂豫皖根据地，俩人是铁哥们儿。一、四方面军会师后，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单独南下，要打到成都吃大米，陈昌浩支持张国焘。不过后来他又和张国焘闹翻了。陈昌浩可是个传奇人物。

老弟，说起红四方面军，我先要向那些被冤死的魂灵磕头啦。几千人啊。1931在河南白雀园大肃反，杀了二千五百人，包括师、团干部几十人，连徐向前的妻子都被杀掉了。到川陕根据地后，张国焘把四川地下党输送来的学生兵几乎杀绝了。通江县洪口场修公路，挖出十几卡车尸骨，是红军的，被肃反掉的。

上个月我去重庆出差，采访一个老红军。他原是四方面军保卫局保卫队的。红31军印的《政治保卫队读本》上讲，政治保卫队是政治保卫局的武装，有很坚强的组织，严格的训练，严密的纪律和重大任务。队员的资格是：必须是很坚决的、很勇敢的，反对发财人的，忠于革命的工人、雇工、贫苦农民来充当。保卫队员个个都会保存武器，使用武器，瞄准射击，作战冲锋，个



简嘉卷

个都会耍大刀，使梭标，抛炸弹，做工事，杆子秋千，跳高跳远，翻山越沟和肉搏手段。”这位老红军自然符合上述条件。他从小讨饭，不识字，革命极坚决。他说保卫队训练很严格，平时要练刀功，虎口向下握住刀柄，刀刃贴臂竖立，面前放一个冬瓜，划条红线，左手拍一下冬瓜，意即拍人后颈，颈受惊伸直硬起，一刀挥去，从红线处斩断。把人脑壳砍下来并非易事，经常出岔，有时骨头断了，筋肉还连着，有时脖腔子里还骂出一声：“日你妈！”声音闷哑却又刺耳，极古怪。

当时我说老前辈您是否为我们写个文字材料？保卫队员的回忆录极少，您来填补一下空白吧。他一听使劲摇手。手上只有三个指头，食指第一关节处弯曲，象鹰嘴，指甲黑且厚；大拇指又圆又扁。这三根指头在我眼前晃了半天，搞得我毛骨悚然。他送客时，手臂随便一挥，正好从我脖颈处掠过，一阵凉风透入衣领；出门时，他亲切地拍拍我后颈，我脖梗立时就直了，浑身发麻，待我惊惧地转过身，他已握住我的手。三根手指在我的掌中如三根冰冷的铁棍。我发现他两眼通红，头上冒着热气，他说：“我杀的敌人和自己人已经相等，可上个月，又有一个同志被甄别平反了……”话没说完，他把门关上了。我站着没动，看着自己的手，手心的肌肉微微抖动，就象马屁股上的肉那样抖动，我觉得这很



奇怪。随后我慢慢走了。

事后我听说，在我走后的第二天，老红军仙逝了。是在半夜 11 点 59 分，心脏病猝然发作，再没醒过来。

（当夜 11 点 59 分，我的牙痛加剧，爬起来用浓盐水漱口，舌头腌得发白，仍不顶事。我轻声哼着，在斗室中兜开了圈子，阴风飒飒，寒气袭人。这间房子向西，前面又有一幢高楼挡着，终日不见阳光，室内有一股霉味儿，床下的皮鞋若一星期不穿，鞋中会长出乳白色的小蘑菇，有时我将其取之汤用，但调料放再多，仍去不掉脚臭味儿。房间空间很高，有三米五，但狭小，不到九平米，这种瘦长形的构造倒和我的身材挺配套。此房资历颇老，原是办公室，后隔墙改造，成为住宅。夜深人静时，房中会出现马蹄声，声音轻微、遥远，但清晰。经我多次考察，知此声乃从地穴发出，就在脚下，耳贴于地缝上，马蹄声时大时小，若有若无，并有一丝马粪味儿飘出。军区地处成都北较场，清朝时是较射之所，乡试武闱设此。清末设武备学堂，民国 24 年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分校设于此地，抗战后，本校又迁蜀于此。所以我这房屋中无缘无故突起刀枪相搏之声，不必惊奇。某夜曾见一把刺刀从地缝中慢慢升起，寒光凛凛，只是不知握刀者是哪方好汉。我扔过一



简嘉卷

只鞋，刺刀倏然消失。

我在想，这或许是四方面军的英灵哩！当年张国焘挥兵南下，克天全，过芦山，一路势如破竹，打至成都平原的边缘重镇百丈关，被刘湘八十个团挡住了。百丈关离成都仅一百多公里，再往前走，西南地区最大的成都平原就落入红军手中，这块六千平方公里的富庶地盘继宋朝王小波、李顺农民起义军和明末张献忠农民起义军之后，又收纳第三支农民队伍。可是刘湘的部队在护卫老窝的厮杀中表现出令人惊讶的战斗力的，许世友指挥的一个团，不到半个小时，便被吃得精光，使许将军的军事生涯蒙受了一次最大的耻辱。蒋介石的虎将薛岳从后夹击，全新的德式装备，子弹如雨点泼来。张国焘将游移的目光转向总指挥徐向前，徐向前的望远镜中出现了红军那些未出过山的英勇的农民战士，在平原丘陵中竟转了向，漫无目的地乱跑。徐向前盯着成都上空的阴霾，恨恨说了声“撤退！”

张国焘无回天之力，只好按着毛泽东给他制定好的路线：北上。

百丈关毙伤敌两万，自损两万，平手。

然从整体上来讲，红军败了。元气大伤。

好在百丈关的英灵们都是堂堂正正死在战场上的。军人的归宿应该在战场，而不是在保卫队。)



让我先剥几颗“天府花生”。很好，脆、香、个大。

徐向前在中国十大元帅里是个不露锋芒的人物。既不象彭德怀大炮轰鸣，也不象陈毅妙趣横生，徐向前稳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他更象一个标准的军人。

徐向前是山西人，黄埔一期学生，北伐时，在国民二军任职，后参加广州起义。国民二军军长是岳维竣。当徐向前在鄂豫皖根据地担任红四军参谋长时，这位岳维竣是蒋介石的师长，带兵前来围剿。徐向前略施小计，将这位旧上司围住，红11师副师长兼32团团长周维炯一马当先，率人活捉了岳维竣。令人痛惜的是，我们的周维炯副师长在半年后的白雀园大肃反中被杀掉了。同时遇害的还有另一位战将，师长许继慎——他曾经是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参谋长。

岳维竣身高体胖，见到徐向前时，摘下大檐帽，稍微有点费力但颇有风度地鞠了个躬。

徐向前打量他一阵，问：“你还认识我吗？”

岳维竣看看他，摇头：“记不得了。”

“1925年，你任国民二军军长，我是第六混成旅参谋，二团团副。”

岳维竣长叹一声：“蒙多多关照，蒙多多关照。只要不杀我，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。”

徐向前摆下手：“你别害怕，以后的事慢慢谈。先



简嘉卷

吃饭。”

岳维竣看着端进来的一碗饭，慢吞吞地问：“有没有汤？”

徐向前想起这位北方佬吃不惯米饭，于是叫人煮了碗面条。岳维竣呼呼呼吃个净光，然后再次提出不惜任何代价保一条命的问题。

徐向前与军长邝继勋、政委余笃三、政治部主任曹大骏商量了一下，认为放岳回去为上策，一可以利用他震动西北军，二可以得些物资给养。于是提出要军服20万套，银元和医药物品若干。岳维竣果然通过家人将所要之物送来。红军笑纳。正想放人走，张国焘来到鄂豫皖，国焘以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嗅觉闻出岳不怀好意，革命是铁与血的洗礼，来不得温情脉脉、菩萨心肠，下令砍下岳维竣的大脑壳。

党的决定不容置疑。徐向前说：“执行！”虽然有些对不住这位胖上司，但只能如此。战争是政治的继续。而政治，历来不受信誉的束缚。

几乎与此同时，江西苏区也宰了国民党18师师长、前线总指挥张辉瓒。张辉瓒在湖南时曾和毛泽东同学，被俘后拱手不止，连叫润芝先生留条生路。润芝先生呵呵笑答：不杀，不杀。留作当反面教材岂不更好？张辉瓒于是周游苏区，戴一顶1.5米长纸糊高帽频繁出入



于各地批斗会，百姓诉其苦，控其残。张辉瓒闭目聆听，时而皱皱眉头——高帽口径小了点，箍得头疼，想民心不可辱，日后要小心。尝几耳光，挨上几脚，不足为惧，保命为根本。不想在东固一次斗争大会上，一赤卫队员按捺不住激愤，跳上台，大刀一挥，张辉瓒脑壳即飞出两丈远，张辉瓒于空中眼睛一扫，看那赤卫队员是一青年后生，不过十六、七岁，活儿干得却极利索，不由生出几分感激，叫出一声“命也！”大脑遂停止思维。群众将其脑壳绑在一竹筏中，顺赣江而下，漂到吉安，被国军士兵捞起后，飞马送往南昌大本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处，朝野震惊。毛泽东高吟一阙《渔家傲》“万木霜天红烂漫，天兵怒气冲霄汉，雾满龙冈千嶂暗，齐声唤，前头捉了张辉瓒”。

红一军团宣传队才思敏捷，笔走龙蛇，很快编出一段京剧：鲁涤平抹花脸，穿将军服，捧张辉瓒脑壳，莽嗓吼“黑头”：

哭一声张贤弟我的宿将，
那探马分明是前来报丧，
刹时间只觉得天旋地荡，
心欲碎肝欲裂痛断衷肠，
眼看他血淋淋凄惨景象，



简嘉卷

头颅断身无踪尸分两厢，
想当年张贤弟威武豪壮，
今日里竟落得如此下场。

徐向前自然听不到这个段子，两个苏区相隔千里，关山重重。徐向前只是在马背上哼一段京剧，高兴时也吹笛子。岳维竣之死也是没法子的事，战争么，总是要死人的，何况是败军之将，反动派。不过要编成京剧演出来，是需要点本事和好兴致的。否则编出来也无心思唱，岳维竣的脑壳最好还是在他肩膀上，留个全尸。毕竟是老上司。

徐向前在鄂豫皖先后捉住国民党三个师长，歼敌十几万，自己只负过一次伤，是在黄安战役中率总部手枪营出击时挂的花，那次极危险，不挂点花恐怕说不过去。其它几次有惊无险，有险不伤。一次几个人吃饭，一发迫击炮弹在房顶上炸了，瓦片四射，却谁也没伤着。大家呆了一阵，又举筷相劝：“吃，吃”。还有一次指挥战斗，一发流弹在离身边三、四米处爆炸，弹片斜着飞向别处，不肯光顾他。还有一次率警卫员在路上走，一发子弹迎面而来，竟绕过他把身后的警卫员打死了。背后也挨过一枪，子弹卡在棉衣里，把皮肤扎了个红点。如此而已。徐向前对此疑惑不解，后一想这就是



所谓命不该绝。战争需要他。

防不胜防的是内部的残杀。一杀一个准。

（那时徐向前在前面打仗，妻子程训宣被抓了起来，严刑拷打数天，未问出结果。既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，也不供认丈夫是“改组派”。保卫局的人百思不解这个女人为何有如此的韧劲。时值徐向前从前线回来，如何向军长交待是个棘手的问题，于是干脆杀掉，一了百了。

保卫局权力相当大，归政委直接领导，政委是代表党的，要听党的话。

我在想，当年我因不慎摔碎一主席石膏像被当作“现反”关进看守所，“丛中笑”造反战斗队的几个家伙把我揍成了烂南瓜，那些人比我大不了几岁，打人却很内行，心特狠。竹片子抽断了五根，又用盐辣椒水泼在我身上，想把我弄成麻辣腌肉干。我哭都哭不出来，使劲嚎叫。后来一个英俊的小茸胡子说再叫就用竹签子钉指尖，革命是暴烈的行动，48套专政刑罚在恭候哩。我一听再也不敢吭声，保持了指头的完整性。同屋一位教授，搞训诂的，因训出毛姓自周武王舅舅毛公始，被打成诬蔑红太阳加复古双料反革命，他倒没挨打，只是被逐根拔了胡子。某日夜看守喝酒去了，门合页已被我